洛阳晚报

绘图

雅琦

三彩风•故事



明显不符

□张志松

我正在整理办公桌上的 材料,这时,同事大高跑进办 公室,气喘吁吁地问我:"刚才 你在过道里,有没有看到我把 一张百元大钞掉在地上?"

我一听,立即摇摇头说: "没有。"

大高听了,半信半疑地问:"真的没有吗?"

我有点儿不高兴了,他这不是在怀疑我吗?好像我捡了他的一百元似的。我口气生硬地说:"我说没有就没有。你不会怀疑是我捡的吧?"

大高一听,有点儿尴尬地说:"没有,我只是随便问问。"

我没好气地说:"有你这样问的吗?"

大高讪讪地问:"那你说 我该怎么问呀?"

我不想跟他多费口舌,便不耐烦地挥挥手,说:"对不起,我要工作了,没时间跟你解释。"

大高走了没多久,同事 大李走了进来。他手里扬着 一张百元大钞,得意地对我 说:"哈哈……今天我发了点 儿财,在过道里捡了一张百 元大钞。"

我心想,这张百元大钞 肯定是大高刚才丢的,便对 大李说:"这一百元很可能是 大高丢的,他刚才说他在过 道里丢了一百元,问我有没 有看到。"

大李一听,吃惊地说:"是吗?就这样把钱给他送过去,也太便宜他了。"说到这里,大李用商量的口吻对我说:"只要你不说、我不说,咱们下班后到大排档喝酒,把这一百元花了,你看怎么样?"

我不想这么做,便好心地 提醒大李:"做人还是讲点儿 良心吧,你最好把钱给大高送 过去。"

大李被我说动了,犹豫了一下说:"好,我现在就给他送过去。"

下班后,我在值班室门口遇到大高,随口问了句: "大李有没有把捡到的钱还给你呀?"

大高说:"他来还了,但我 没有收。"

我好奇地问:"为什么?" 大高解释:"我丢的是一 张百元大钞,他给的是两张五 十元的,这与我丢的百元大钞 明显不符呀!"

原创首投 稿费从优 zhout9461@163.com



戏神

□刘建超

常河在老街上唱戏。

常河唱的戏是地方戏,叫曲子戏。曲子戏发源于清朝末年,到现在不过百十年的光景。老街是曲子戏的发源地,老街人爱听曲子戏,老街就被称为曲子窟。

常河最擅长唱哭戏,在曲子戏代表剧目《卷席筒》 里,常河饰演小仓娃,小仓娃诉冤的那一大段"哭诗调",最让老街的戏迷们着迷:"唉咳,我的大老爷呀!你稳坐在察院,我把这前前后后、左左右右、曲曲弯弯、星星点点一点儿不留,一齐往外端……"

常河嗓音洪亮,吐字清晰,就是戏园子里没有扩音设备,常河照样能让坐在剧场角落里的戏迷听得清清楚楚,舒舒坦坦。

有人说常河唱得好,是因为常河敬拜戏神——常河在唱戏前总是恭恭敬敬地对着戏神的画像作揖敬拜,十分虔诚。常河拜的戏神是谁,有人说是汤显祖,有人说是曲子戏的创始人。

老街流传这样一个故事:有个富商的女儿貌美如仙,却患上抑郁症,茶饭不思,寝食难安,家人带她多方求医不见好转。有人建议富商带女儿去听常河的戏,富商便让家人把女儿带到老街戏园子。谁知,常河一开唱,富商的女儿就听得如醉如痴。戏散场,她竟然在老街小店里喝了两碗"不翻汤",到家一觉睡到天亮。富商的女儿相中了常河,非要以身相许。这个传说没有经过考证,不过富商连包了十场戏是真的。

常河唱戏很卖命,每次唱完,汗水都会浸透戏服。 管理戏服的云袖姑娘,不管戏啥时候散场,都把常河换 下的戏服洗净、晾干、熨平,收拾停当。一来二去,常河 和云袖有了交往,几年后两人成了亲。

常河的儿子常小河八岁那年,老街剧团解散了,剧团的人各找门路。常河和云袖在老街开了一家馄饨铺, 生意不好不坏,勉强维持生计。

有人建议常河在铺子里唱戏,以此招徕食客。常河不允,他说:曲子戏是艺术,我又不是卖唱的。

日子清贫,常河两口子却过得踏实。闲暇,常河就 教常小河唱戏。常小河聪明过人,一招一式学得有模有 样,参加省电视台戏曲大赛,获得了少年组第一名。

当常小河考入北京一所戏剧学院时,云袖得了重病,卧床不起,家里的负担一下子重了起来。

一天,常河的同门师弟登门拜访,言左右而顾其他。常河说:师弟,有话直说吧!

师弟磕磕巴巴地说:汝州一个老板的父亲去世了,

正办丧事。去世的老人是个曲子戏戏迷,当年听过常河的戏。这个老板想请常河唱一场,给两万元酬金。

搁在往日,常河非和师弟翻脸不成,但看着重病在床的妻子,常河应允了:只要不在老街唱,我去。

灵棚搭在街口,排场很大。戏台子搭建在灵棚的对面,看热闹的人不少。

"唉咳,我的大老爷呀!"常河一亮腔,人们立刻安静下来。懂戏的人立马认出了常河,消息传出,男女老少都跑来看热闹。

常河唱得看热闹的人泪流满面,办丧事的老板很有面子,多给常河塞了一万元。

常河回到家,把钱拿给妻子看,说:咱有钱看病和供儿子读书了。你放心,咱家塌不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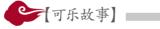
常河洗漱过后,对着戏神的画像泪水直流。

开了头就收不住了,来请常河唱戏的人越来越多, 价码也越给越高。常河来者不拒,只有一条,不在老街 上唱。

在常小河捧起全国戏剧大奖奖杯的时候,他的父亲常河在老街倒下了。

"唉咳,我的大老爷呀!"常小河在父亲的葬礼上,唱起了催人泪下的"哭诗调"。

送走父亲,常小河把父亲常常敬拜的戏神画像换成 了父亲的照片。



争了一回面子

□董春兰

今年,儿子上小学一年级。 开学不久,儿子的班主任打来电话说,儿子用小石头把一个同学的头打破了。我立马派老公去学校。老公又是带人去看病又是赔不是,花了好几百块钱才算把事平息下来。

事情过去没俩月,儿子又在学校惹祸了——他在与另外一个同学打架时,把人家的胳膊咬伤了。我再次派老公前去处理,又是赔礼道歉又是请客,人家没再追究。

昨天,老公又接到老师打来的电话,说儿子又跟别人打架了。他对我说:"这次你去学校吧,我实在没脸见老师了。"像这种丢面子的事我也很怵,说了半天好话,才又哄着老公赶往学校。

两个小时后,我打电话问老公:"情况怎么样?"老公乐呵呵地说:"儿子表现不错,总算在老师面前给我争了一回面子。"我很疑惑,便问:"到底怎么回事?"老公长舒一口气,说:"这次儿子终于被别人打了!"

秤准吗

□金文艺

昨天,吃过晚饭去药店 买药。选好药、付过钱后, 我站上门边的磅秤想称称 体重。

对于自己的体重,我心里大致有数,可当我低头看到磅秤上显示的数字,还是被吓了一跳,整整80公斤!我心有不甘地问导购员:"请问,这秤准吗?"

"不是太准。"导购员认 真地说,"通常需要在称出来 的数字基础上加1.5公斤。"